

周維德 集校

全明詩話

六

齊魯書社

周維德 集校

全明詩話



齊魯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全明詩話 / 周維德集校. — 濟南: 齊魯書社,
2005.6

ISBN 7-5333-1480-8

I. 全... II. 周... III. 詩話—匯編—中國
—明代 IV. I 207.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021517 號



全明詩話

周維德 集校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地址: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39 號 郵編: 250001)

E-mail: qlss@sdpress.com.cn

金壇市古籍印刷廠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開本 163.75 印張 18 插頁 4244 千字

2005 年 6 月第 1 版—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3-1480-8/I·310

(全六冊) 定價: 495.00 圓

目錄

序		蔡鎮楚	一
前言		周維德	一
凡例		周維德	一
第一冊			
歸田詩話		瞿佑	一
詩法		黃子肅	五七
西江詩法		朱權	六一
詩學梯航		周叙	八五
詩家一指		釋懷悅	一〇九
詩法源流		釋懷悅	一二三
菊坡叢話		單宇	一五九
松石軒詩評		朱莫培	四七五
麓堂詩話		李東陽	四七五
南濠詩話		都穆	五〇三
李詩辨疑		朱諫	五二七

蘭莊詩話 閔文振 六二三

瓊臺詩話 蔣冕 六二七

拘虛詩談 陳沂 六七一

餘冬詩話 何孟春 六七九

詩文浪談 林希恩 七〇三

儼山詩話 陸深 七〇九

蓉塘詩話 姜南 七一七

談藝錄 徐禎卿 七八五

夷白齋詩話 顧元慶 七九三

頤山詩話 安磐 八〇三

夢蕉詩話 游潛 八一九

娛書堂詩話 闕名 八四三

第二冊

升菴詩話 楊慎 八四七

詩話補遺 楊慎 一〇九七

絕句衍義 楊慎 一一四五

千里面潭 楊慎 一一七九

閑書杜律 楊慎 一一九九

詩談.....徐泰一二〇三

存餘堂詩話.....朱承爵一二一一

逸老堂詩話.....俞弁一二二一

藝苑玄機.....邵經邦一二五七

唐詩品.....徐獻忠一二七一

四溟詩話.....謝榛一三〇一

解頤新語.....皇甫汸一三七九

元朗詩話.....何良俊一四二一

詩體明辯.....徐師曾一四四七

國雅品.....顧起綸一四七一

香字詩談.....田藝蘅一五〇七

陽關三疊圖譜.....田藝蘅一五一三

詩的.....王文祿一五二九

作詩體要.....楊良弼一五四三

冰川詩式.....梁橋一五八三

第三册

全相萬家詩法.....汪彪一七六五

說詩.....譚浚一七九七

藝苑卮言	王世貞	一八七五
國朝詩評	王世貞	一九八五
明詩評	王世貞	一九九三
全唐詩說	王世貞	二〇四三
文章九命	王世貞	二〇五七
騷壇千金訣	李贄	二〇六五
欣賞詩法	茅一相	二一三
藝圃擷餘	王世懋	二一四九
揮麈詩話	王兆雲	二一五九
獨鑒錄	穀齋主人	二一七五
讀詩拙言	陳第	二一八五
騷壇秘語	周履靖	二一九五
詩源撮要	張懋賢	二二三五
豫章詩話	郭子章	二二五七
玉筍詩談	朱孟震	二三五七
詩法指南	王櫟	二四〇九
西園詩塵	張蔚然	二四六一
少室山房詩評	胡應麟	二四六五

詩藪.....胡應麟 二四七九

第四冊

雪濤詩評.....江盈科 二七四九

雪濤小書詩評.....江盈科 二七五九

閨秀詩評.....江盈科 二七八七

詩學雜言.....冒愈昌 二七九七

余山詩話.....陳繼儒 二八二七

讀詩.....郝敬 二八五三

藝圃僉談.....郝敬 二八七三

藝苑閒評.....支允堅 二九二七

藝藪談宗.....周子文 二九六一

詩源辯體.....許學夷 三一五七

恬致堂詩話.....李日華 三四三三

冷邸小言.....鄧雲霄 三四七一

小草齋詩話.....謝肇淛 三四九五

第五冊

唐音癸籤.....胡震亨 三五八一

說詩補遺.....馮復京 三八三一

敬君詩話 葉秉敬 三九六五

詞府靈蛇二集 鍾惺 三九七一

藕居士詩話 陳懋仁 四〇六一

蜀中詩話 曹學佺 四〇九三

詩譚 葉廷秀 四一五一

第六冊

讀杜私言 盧世淮 四三六七

詩本事 程羽文 四三九九

棗林藝簣 談遷 四四〇五

雅倫 費經虞 四四三五

通雅詩話 方以智 五〇九三

詩鏡總論 陸時雍 五一〇五

石室談詩 趙士喆 五一二三

後記 周維德 五一六三

附 編者著作目錄

序

余數年間，於杜詩近四十餘讀，稍稍會其倫要。邇來却掃，益有餘力，另錄而重讀之，長篇短章，務細察其意思所在，乃手彙爲帙，序準編年，體分古近，言之五七，區以別焉。即小有裁酌，而杜詩之全局統是矣。會友人王君瑞符、門人王生元禮，俱留心於杜，謂此本頗善，可流播朋輩，因商定而授之黎人。黎人執簡請余安名，余避席謝曰：「名不敢安也。」無已還問之子美。子美別《李八秘書》有句云：「乞米煩佳客，鈔詩聽小胥。」余不敏，於子美無能爲役，第謹操觚管、充胥史之任而已。而乞米鳩工，遂煩我友襄茲素業，蓋有機緣。則余於子美雖無能爲役，然較之「隸人伐木」、「信行修水筒」、「張望補稻畦」、「豎子摘蒼耳」、「宗文樹鸛柵」，弟占數鵝鴨，頗著微勞。儻藉手以見子美，想裂餅給酒，在所不靳，而後乃今併藉斯舉，以了平生執鞭之一念，斯文沾沾私幸者也。所有大凡條之如左：

世所傳《草堂集》編次最有法，蓋取子美作詩歲月之先後，以爲定本。一展卷而歷履瞭然。今既分體，其勢不得不離，顧就各體中仍依其原本次第，庶居行起終，不致差互。

杜詩乃天壤精氣結成，即子美亦不知何由至此，豈復容他人著語？然經昔賢一番評唱，而光燄愈長。就中推服，無如元微之；沉酣，無如王文山。而劉須溪篇評句隲、另成點本，破的表微，兼饒遠韻。今其書已大行，無庸駢載，祇存吾淨本，與說詩者共研焉，惟子美自注一字不遺。

《八哀詩》有《故右僕射相國張公九齡》一章，須溪云：「九齡大節，惟論祿山，此既不甚白末，亦不及弔祭，殆失畫意。」余以爲開端四語，便畫出一曲江矣。至於大節所在，史官書之，天下傳之，此不待言者。若

明皇生不用其言，至傾覆流離。始遣人一祭，大是無聊。此不足言者，舍此兩端，而獨反復其文章，以曲江文章頗爲相業所揜也。微顯闡幽，法應如是。所云「詩罷地有餘，篇終語清省。」此二語最得詩中關紐。不惟可以想曲江之詩之妙，併可以想從來作者之妙。今之詩不及古之詩，只爲費辭說無餘地耳。又《寄常徵君》七言律一首，字字沉痛，而說者類云「諷刺」。只因錯會「晚節傍風塵」一語，遂致通篇皆錯。夫「傍風塵」猶言奔走道路耳，人少壯蹇躓，猶冀前途，至老年道路則無復之矣！此最是志士傷心處。若「海鶴」句，即所謂「低顏下色地，故人知善誘」意，況「鳴向人」者，海鶴也，豈「鷄鶩」流哉！萬事糾紛，猶然絕粒，一官羈絆，實以藏身，此等艱苦向誰人語？全是子美自告自訴，併以憐及徵君。想寄詩時，不知淚下幾行，乃忠厚之至也。而人反猜爲輕薄，寄徵君者，不亦難乎？爲徵君者，不亦難乎？杜詩當發揮者甚多，聊舉二則，以代一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全部杜詩，迎刃而解。

余鈔杜詩止去十之二三，視諸家選本，最爲繁富。乃毅然芟《同谷七歌》者，蓋不敢不芟也。其不敢不芟奈何難言也，第使稱詩者，取《同谷七歌》與《曲江三章》潛心紮度，而思過半矣。夫余芟杜詩僅一《七歌》哉，何獨此之揭揭爲？祇緣《七歌》久膾炙人口，昔賢有稱其爲風騷之極、不在屈原下者，不一拈出，罪且滋大，故不得不稍爲別白。然其老句苦語，仍收之摘錄中。

摘錄一卷，近於割裂，然子美之精神在焉。精神所獨到，或一句、或數句，奇光異響，即不必命題，自當孤行宇宙，必併其全篇曲收，而此一句、數句之精神，反遭埋沒矣。故特拔之，以少爲貴。

子美千古大俠，司馬遷之後一人。子長爲救李陵而下腐刑，子美爲救房琯幾陷不測。賴張相鎬由救獲免，坐是蹉跎，卒老劍外，可謂爲俠所累。然太史公遭李陵之禍，而成《史記》，與天地相終始。子美自《發秦州》以後諸作，泣鬼疑神，驚心動魄，直與《史記》竝行，造物所以酬先生者，正自不薄。

子美最儻宕，自表其能，上之天子。謂「沉鬱頓挫，隨時敏捷，揚雄、枚臯，尚可企及。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自東方朔以來，斯趣僅見載。觀其《遣懷》、《壯遊》諸作，又謂「許身稷契，致君堯舜」、「脫略時輩，結交老蒼」，「放蕩齊趙間」，春歌冬獵，酣視八極，與高、李登單父臺，感慨駿骨龍媒，賦詩流涕。上嘉呂尚傳說之事，來碣石萬里，風至於閨房，兒女悲歡，細碎情狀，盡寫入《北征》篇中。與經緯密勿，收京平胡，參伍錯雜，不復知有旁觀，固是筆端有膽，亦由眼底無人。古之「狂也肆」，子美有焉。

子美性極辣，惜未見諸行事。《鵬賦》一篇，辣味盡露。所云「重其有英雄之姿，類大臣正色立朝之義」，可謂善於立言。《義鵠行》是其一生心事，偶遇好題，遂不覺淋漓痛快。至功成用舍之際，何其撇脫，幾於神龍見首不見尾矣。高鳥奇文，並傳不朽。

語云「仁人之言其利溥」，又云「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今觀子美詩，猶信子美溫柔敦重，一本之愷悌慈祥，往往溢於言表。他不具論，即如《又呈吳郎》一首，極煦育鄰婦，又出脫鄰婦，欲開示吳郎，又迴護吳郎。七言八句，百種千層，非詩也，是乃仁音也。惻隱之心，詩之元也，詞客仁人，少陵獨步。

子美一生，戀主憂民，血忱耿炯，與日月齊光。有口者皆能言之，而忍窮負氣，東柯西枝。間食柏餐霞，稜稜如鐵。又一飯不忘，數椽必憶，低回感謝，足以寬鄙敦薄。諸如此類，布在方冊，無庸複議。獨其好善懷賢，誠求樂取，一片古今熱腸，萬里乾坤大眼，諸君子尚引而未發，余請得具陳之。按，子美當年足跡幾半天下，交游幾滿天下，所遇諸往蹟，必摩苔石而問之，愜然想見其人。所投贈酬答，乍合久要，自冠帶以至韋布，靡不披豁，相對一往而深。約略言之，所最愛者：李翰林、高常侍、岑嘉州、孟雲卿，而嘉州之弟、常侍之姪，俱蒙獎錄。所最重者：房大尉、嚴僕射、李北海、韋左丞、孔巢父，所最善者：蘇司業、贊上人；所深憐者：鄭廣文；所極異者：蘇大侍御；所特拔者：張徐州；所苦憶者：荊州醉司馬；所敬重而歎惜者：王

客子季友、張十二山人彪。與孟倉曹兄弟周旋，則因其孝友；過南鄰朱山人水亭，則賞其道氣；薛華醉歌，則亟稱其「好」；至比之山東李白；顧汜八分，則極奇其筆，至擬之中郎石經；阮隱居貧而靜，則嘉其清詩近道、識字用心；許十一善誦詩，則愛其精微飛動，推激風騷。得一善，拳拳服膺，其斯之謂歟？聞薛璩、畢曜除官，而喜動乎顏色；高蜀州歿已六七年矣，開文書帙中，見其《人日寄詩》，不覺淚灑行間，竟追酬焉，生死交情，極真極雅。《讀元道州春陵行兼賦退後示官吏作》感而遙同，謂「復見比興體製」至欽爲「國楨」，詞林前輩，幾見如此虛懷？乃送其適江左，輒出苦語云「取次莫論兵」，其愛惜元二甚於元二自愛，即師弟父兄不過如此。古交之誼藹然。其《贈蘇四偁》亦云「一請甘饑寒，再請甘養蒙」，竟是箴名，渾乎德愛。從來與孟襄陽似未曾識面，每憐其短褐長夜，望東南雲而悲吒。見張旭草書圖，而滿目淒惻。詩云「念昔揮毫端，不獨觀酒德」，所以待顛者。獨貴摩詰辭翰，世所共推，而特題之曰「高人奉贈五言律一首」，微言篤論，鄭重紆迴，右丞不白心事，賴此而雪。能造命者，文章也；能洗冤者，仁人也。若蘇端、若王倚、若崔戢、李封、衛八處士，酒杯流行，真淳坦樸、交游中尚帶鴻濛之色。而汝陽王、漢中王、鄭駙馬、李金吾、何將軍、王將軍，又未嘗以其勢人、武人，泛泛置之度外。他如小道可觀，寸長必錄。如李潮、曹霸、畢宏、韋偃、王宰、馮紹正、席謙、公孫大娘、李十二娘、佳人楊氏、歌者李龜年，俱收之稿中，令其姓名長留天地。而清淨僕夫信行亦荷盼睞，可當玄賞。若夫內舉不避，更見曠懷。從弟亞之爲「大布衣」，則援王言以重之，「老孫子」之有古人風，則指經書以實之；即「驥子好男兒」何妨自譽。嗚呼大哉！嗚呼厚哉！乃其尚友古人，尤饒至性。世之論宋玉者，第以爲文藻風流人耳，而子美獨深知其「悲」，爲悵望而灑千秋之淚。詩云「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荊州」，其嚮往寧有極邪？至諸葛丞相，則幾於食寢夢寐以之矣！屢入其祠，撫其柏，傍徨其陣圖，言之不足，嗟歎之不足，惻惻乎三致意焉！觀其上崔卿「請修武侯廟遺像缺落」，爾時崔特權夔州耳，遑遽相託，惟

恐失之，斯其心何心哉？蓋宋玉致於靈均者也，丞相致於昭烈者也，師友君臣之際，子美所尋味者精矣！李、蘇則敬認爲師，陶、謝則思如「其手」，庾開府者天下之傷心人也，《哀江南》一賦，具悉本懷。而子美「蕭瑟」「江關」句，深會開府難言之心，魂聽於幽，定謝知己。陳拾遺「才繼騷雅」、「名懸日月」，乃爲段令所害，至今令人不平。子美循覽其故宅與學堂遺跡，慨慕不已。送梓州李使君之任，囑曰「君行射洪縣，爲我一潸然」，何其恫乎？有餘悲也。高詠郭代公《寶劍篇》而「神交冥漠」，又豈尋常誦說者哉！若王、楊、盧、駱爲「輕薄所哂」，幾無完膚，而子美直罵「輕薄」、「身名俱滅」，仍以「萬古江河」遲諸「四傑」，匪惟公道，抑見剛腸。至宋員外、薛少保作人多可議，而又爲之隱惡揚善。於宋則「枉道」而過故莊，「淹留」而問「耆老」，遊岳麓見其題壁，慨然曰：「物色分留與老夫。」殆殷殷有欣附之思焉。於薛則首表其《陝郊篇》，只微轉一語曰「惜哉功名忤」，而涵蘊無窮。至其題榜「題壁」、「畫鶴」傍徨追賞，如將見之，蓋憐才之至，期與天下共惜此人耳。最後《發潭州》而興懷於賈傅、褚公也。統揭一語曰「名高前後事」，此語出而千古才人俱在子美感慨憑弔中矣！總之以忠厚惻怛爲主，而天人胥聽命焉。雖欲詩之不「驚風雨」而「泣鬼神」，不可得也。然則謂子美爲詩人可，謂子美爲古大臣可。夫以古大臣降而行詩人之事。則讀子美詩者，又當爲子美傷，不忍言子美好。雖然，是足以知子美矣，始可與言子美之詩矣。

崇禎四季秋日德州盧世澐謹識。

讀杜私言

德州盧世淮德水 著

論古言古詩

五言古詩，其源流吾不及悉也。獨覺老杜深廣無端，波瀾萬狀，計少年遊吳越時，必有著作，今不少槩見，斷自《遊龍門奉先寺》始。或者子美自選定本，蓋「聞鐘」、「發省」，先生悟矣。過此以往，左右逢源，一宿贊公房而悠然有會，鐙影妙香，全憑清衷領略，所謂心在「水精域」也。《謁文公上方》痛自研洗，謂「甫也南人，久遭詩酒污」。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發省」殆莫深於此者。最初望東嶽似稍緊窄，然而曠甚；最後望南嶽似稍錯雜，然而肅甚，固不必登峯造極，而兩嶽真形已落子美眼底。及觀「又登後園山脚」云：「昔我遊山東，憶戲東嶽陽。窮秋立日觀，矯首望八荒。」則子美業升岱宗之巔，而流覽無際矣，乃絕不另設一專題以鋪張遊槩，斯正作者乘除拆補甚深微妙處，亦以《望嶽》一首已領其要。故不必再爾絮叨。試思他人千言萬語，有如「齊魯青未了」乎？嗚呼！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赴奉先縣》及《北征》肝腸如火，涕淚橫流，讀此而不感動者，其人必不忠。《留花門》、《塞蘆子》、《前後出塞》、《二吏》、《新安》、《石壕》、《二歎》、《夏日》、《夏夜》、《三別》、《新婚》、《垂老》、《無家》暨《客從南溟來》、《白馬東北來》、紆慮老謀，補偏救敝，體人情若雪片，數世事如雨點，情酸味厚，歌短泣長，而一唱三歎，蘊藉優柔，《三百篇》、《十九首》、李陵、蘇武、曹植、陶潛，上下同流，後先一揆。《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一首，具見子美虛公之至。其云：「臺中領舉劾，君必慎剖析。不忍殺無辜，所以分黑白。」繇是觀之，則侍御乃仁人正士，及以此見斥，公道何在？末云：「余時忝諍臣，丹陛實咫尺。相看受狼狽，至死難塞責。」服善悔過，吐膽輸心，具如是胸襟，自然忠君信友。

《易》有之「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則子美詩豈易作哉？所以他日又曰：「高歌激宇宙，凡百慎失墜。」送三判官詩，絕有關係，別出杼機，於威弧振敵、制極收京、布嘉惠、藉長計、清流沙、存武威，反復諄託，即憤激林丘，論兵遠望，穆然有無窮之思，與尋常贈送迥別，故特表而出之。要之三判官定自可人。於《樊二十三》曰：「冰雪淨聰明，雷霆走精銳。」於《從弟亞》曰：「奮舌動天意，疏通略文字。」於《韋十六》曰：「老氣橫九州，張目視寇讐。」夫所冀安邊反正，舍若人誰屬乎？《八哀詩》傷煩又傷汎，中有數十光潔語，與日月竝垂者，又爲濃雲所掩，然而詩家之元氣在焉，杜詩之體統存焉。不可遺，亦不容選。送魏祐、王砮、張建封，乃一肚皮國史實錄，無處發付，特借彼題目寫我文章。即與本人分上，頗覺迂遠，亦不暇顧。要建封自奇士，只「風神蕩江湖」，誰能當此五字？若夫請蘇渙誦詩，又賦詩贈渙，真傾倒於蘇至矣！及考蘇之爲人，起手結局，幾於龍蛇起陸，又慨然作變律詩，想見其無聊無忌。子美既目爲「靜者」，又目爲「白起」，尺繩原自井井，然其不交州府，人事都絕，肩輿江浦，忽訪少陵，則其人固卓詭而具心眼者，可念也。子美所以紀異也。

子美凡四《遣興》、兩《詠懷》、一《述懷》、一《遺懷》、一《寫懷》、《壯遊》、《昔遊》、《三韻三篇》、《述古》、《寄題》、《佳人》、《幽人》、《牽牛織女》、《喜雨》、《北風》、《病柏》、《病橘》、《解幽》、《早發》、《彭衙》、《羗邨》、《玉華宮》、《九成宮》、《慈恩寺塔》、《漢陂西南臺》、《灤上堂》、《客堂》、《柴門》、《甘林》、《伐木》、《除草》、《督稻》、《種菜》、《修水筒》、《摘蒼耳》、及「夢白」、「送適」、「奉韋」、「陪李」、「別贊」、「懷虔」等篇，或自作列傳，或自修年譜，或自招其魂，或自洗其髓，或歌哭同時，或然疑一貫，或低顏下色，或傲睨瞪視，或說法救人，或軟語調世，或憑弔古賢，或裴徊往事，或睠懷密友，或規切良朋，或表章潛夫，或抹殺鼠子，或布綱維於臧獲，或施經濟於米鹽，忽遊玄心於溟滓之初，婉奇妙理於豪放之內，炳炳烺烺，具是天地間絕大文字，特子美以韻語歷落出之，習矣不察，第曰詩耳、詩耳。夫子美之詩而詩也乎哉！從發秦州至萬丈潭，從發同谷縣至成都府，

入天穿水，萬壑千崖，雨雪煙虹，朝朝莫莫，一切可怪可吁、可娛可憶之狀，觸目經心，直取其髓，而犁然次諸掌上。嗣是金華山觀，去通泉十五里，山水清溪、驛鑿石浦、津口空靈、岸花石戍、晚州衡州，莫不隨處點綴，盡妙領佳統，成少陵一部遊記，留譜與人。尤有《贈衛八處士》、《示從孫濟》、《戲東鄭廣文虔兼呈蘇司業》、《夏日李公見訪》、《兩過蘇端》、《晦日尋崔戢、李封》、《貽阮隱居》、《立秋後題》、《赤谷西崦人家》、《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水閣朝霽奉簡雲安嚴明府》諸作，俱直接漢魏，不假階級，又絕不襲漢魏匡廓，卓乎自成其爲子美。而麗潤清紆，未嘗不兼庾鮑之致。彼世之規規然篤「選體」之學者，方槩括邊幅，依腔膠柱，因詆子美爲放、爲寵、爲太質、爲師心自造、不知子美乃益深遠矣，乃更幽秀矣。

合子美五言古詩閱之，其最淒苦難讀者，莫甚於「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莫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又「當歌欲一放，淚下恐莫收。濁醪有妙理，庶用慰沈浮。」又「尚想趨朝廷，毫髮裨社稷。形骸今若是，進退委行色。」又「小臣議論絕，老病客殊方。」又「羸骸將何適，履險顏益厚。庶與達者論，吞聲混瑕垢。」又「有求常百慮，斯文亦吾病。艱危作遠客，干謁傷直性。」又「報主身已老，入朝病見妨。悠悠委薄俗，鬱鬱迴剛腸。」聊掇數端，涕洟滿紙。然至其獨往獨來，自由自在，則曰：「白鷗波浩蕩，萬里誰能馴。」又曰：「造幽無人境，發興自我輩。」又曰：「相逢半新故，取別隨薄厚。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又曰：「經過倦俗態，在野無所違。喧靜不同科，出處各天機。」又曰：「用心霜雪間，不必條蔓綠。非關故安排，曾是順幽獨。」又曰：「鄙夫亦放蕩，草草頻卒歲。」又曰：「結託老人星，羅浮展衰步。」諸如此類，空明狂爽，又高又真，超然塵垢之外，遯世無悶者，子美也。子美其猶龍乎！